

# 周氏三兄弟

20世纪著名人物群体传记

东方出版社

## 三兄弟的三种价值取向

东方文化  
Oriental  
Culture

### Zhoushisanxiongdi

本书以时间为序，以鲁迅（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生平大事与兄弟之间的关系为主线，演绎了三兄弟与中国历史百年的悲欢离合。

鲁迅三兄弟闻名于海内外文坛。各人都有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价值取向。鲁迅是时势英雄的代表，周作人则堕落为难以自辩的汉奸，周建人在党的怀抱中成长，硕果独存于20世纪80年代。

三兄弟的个人道路，正是中国历史百年的缩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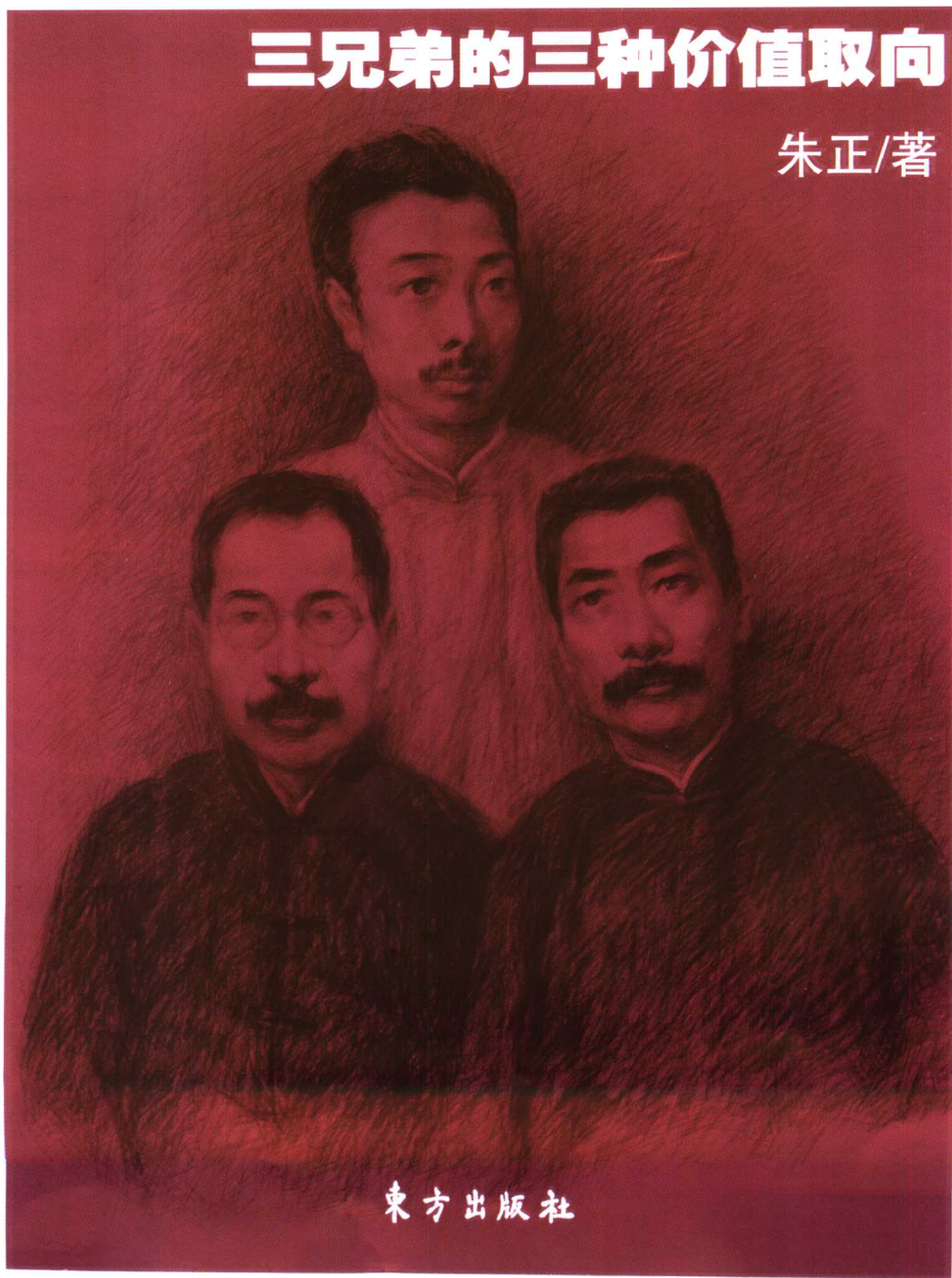
朱正/著

Written by Zhu Zheng

# 周氏三兄弟

三兄弟的三种价值取向

朱正/著



東方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氏三兄弟 / 朱正著.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3. 9  
(东方文化书系·群体人物·20世纪著名人物群体传记 / 黄书元主编)  
ISBN 7-5060-1671-0  
I. 周… II. 朱… III. ①鲁迅(1881-1936) — 生平事迹②周作人(1885-1967) — 生平事迹③周建人(1888-1981) — 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49912号

## 周氏三兄弟

---

作者: 朱正  
丛书主编: 黄书元  
选题策划: 张秀平 黄杉果  
责任编辑: 张秀平  
装帧设计: 红美人工作室·范晓莉  
封面绘图: 马野

地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装订: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03年9月第1版 200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20.625

字数: 270千字

印数: 00,001-20,000册

书号: ISBN 7-5060-1671-0

定价: 48.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目 录

1	一 童年的童年
7	二 从小商人家庭步入阔别
14	三 大学时期和《美学生》
22	四 大学时期过去了
36	五 东京求学
56	六 在清华园
69	七 两兄弟与《新青年》
84	八 流亡在八道湾
99	九 兄弟失和
108	十 两兄弟与《语丝》
124	十一 许广平来了
131	十二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139	十三 我的爱憎
151	十四 血泊中的声音
167	十五 抢救中的两兄弟
183	十六 分道扬镳
198	十七 在“事变”中求生
211	十八 反侵略所斗争
226	十九 艾斯考战场
246	二十 曹恩之死
269	二十一 兄弟联合汉奸与义民
299	二十二 弟与兄：高级干部与政治难民
319	二十三 两兄弟的最后岁月
327	后记
328	本书主要征引和参考书目

## 一 快乐的童年

周氏三兄弟：老大树人，即鲁迅，1881年生；老二作人；老三建人，1984年去世。从老大出生到老三去世，有一百零三年。从他们三兄弟的毕生活动中，可以反映出这一百零三年中国的历史。

在他们出生之前，中国历史已经进入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了。史册上记录了一个接一个的内忧和外患。

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的炮舰轰开了沉睡的老大帝国清王朝的大门，闭关锁国的天朝被动地变成了世界各国中的一国，开始了同外国的交往。

1851年太平军在广西起事，十几年间打遍半个中国，江南富庶之区成了遭到大破坏的战场。三兄弟的家乡绍兴也没有能够幸免。

1856年的英法联军（第二次鸦片战争）进攻中国，1860年还打进了北京城。

战争失败，签订了一个接一个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承受了重大的损失，另一方面，也使中国人感觉到了同外国的差距，产生了变革图强的要求。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要战胜外国，先得学外国。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这些人的推动之下，作

三兄弟的祖父周福清（1838—1904，字介孚）与祖母孙氏（左）、继祖母蒋氏（1841—1910）画像。



了一些促使中国现代化的努力,例如1865年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局等等。天主教、基督教也扩大了在中国传教的规模,中国的传统思想也受到了冲击,人们的一些观念也在变化之中。

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周氏三兄弟先后来到人间。

周家住在浙江的会稽县(今绍兴市)城内东昌坊口,人们称为复盆桥周家,分为致房、中房及仁房。致房底下又分为智、仁、勇三房。勇房住在老屋里,智、仁两房迁到新台门住,叫新台门周家。智房下面分为兴、立、诚三房,仁房下面分为礼、义、信三房。我们现在说的这三兄弟就是属于兴房的。

三兄弟的祖父周福清晚年写过一本《恒训》,是他留给子孙的家训,其中写了一点家史的材料:

予族明万历时(1573—1620)家已小康。(述先公祭田,俱历年置。)累世耕读。至乾隆年(1736—1796)分老七房、小七房。(樵山公生七子)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族焉。逮嘉(庆,1796—1821)道光(光,1821—1851)时,族中多效奢侈,遂失其产。复遭十七爷房争继,讼至京师,各房中落者多。而我高祖派下,小康如昔也。自我昆季辈,不事生计,侄辈继之,卖田典屋,产业尽矣。我身历盛衰,眼见致败之由。习闻祖父起家之训,如昨日事。谨详述之,作我子孙居家之鉴。为成为败,在自择耳。

我曾祖辈族人,行十七者,善居奇,积财二、三十万。娶陆氏,生一女,嫁旧族,无子。将娶妾,陆悍而狡,伪称有妊,买贫家子冒己子。族人以异姓乱宗讼,陆遍贿当途,族人几得诬告罪。乃赴省赴都讼,始得直。官断:逐假子而立侄,家遂落,族人亦多破家。族议:陆氏不准入宗祠。

我家高曾祖,勤俭率下,岁有赢余,必置田产。所得租谷,变价买田,故田多而产实。自忠房开宝来饰店、会亨钱庄,始变浮财。



三兄弟的父亲周伯宣  
(1861—1896)

各房贪利息之厚，纷纷存放。咸丰辛酉(1861)粤逆犯绍，尽为贼有。始悔不买田之失计，晚矣。我族中落由此。

可见周家在乾隆年间极盛之时，是有田万余亩的大家族，后来因人口繁衍，不事生计，加上太平军的重重一击，就败落下来了。据鲁迅在《自叙传略》里说：“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

他们的祖父周福清(1838—1904)，字介孚，三十七岁上(1871)中了进士，殿试三甲，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入庶常馆学习，三年散馆，选授江西金溪县知县。1878年被两江总督沈葆楨参劾，受到“归部改选教职”的处分。翌年循例捐升内阁中书。他就在北京做着这很清苦的小京官(正七品)。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说：“介孚公在京里做京官，虽然还不要用家里的钱，但也没有一个钱寄回来。”(《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第922页。下引此书，仅注《回忆录》第×页)

三兄弟的祖母孙氏，是父亲的生母，早就死了。照料这三个孙子的祖母蒋氏(1841—1910)，是父亲的继母。她待孙儿们很是和蔼慈祥。孙儿们喜欢听她讲故事，鲁迅在《狗·猫·鼠》(见《朝花夕拾》)中回忆说：“那是一个我的幼时的夏夜，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桌旁，给我猜谜，讲故事。”“你知道么？猫是老虎的先生。”一直讲到先生怎样提防着这学生。或者，她又讲起白蛇娘娘的故事……

这祖母自己没有生过儿子，只生了一个女儿，出嫁后死于难产。加上后面要说到的家里遇到的大祸，她是在悲哀和孤寂里度过后半生的。周作人讲到一件事，“有一回近地基督教女教士来传道，劝她顾将来救灵魂，她答道，我这一世还顾不周全，哪有工夫去管来世呢。”(《回忆录》第945页)鲁迅的小说《孤独者》中写的魏连受的祖母，就有她的影子。

三兄弟的父亲周凤仪(1861—1896)，字伯宜，学名用吉。曾经考取

会稽县学生员(即秀才),后来应过几次乡试,都未中试。1893年的那一次乡试中间,因为他的父亲科场行贿案发,他被扣考斥革,即取消了应试资格。不久就患病,拖了几年,死了。他一生没有从事过任何一种社会职业,靠吃田租过活,后来田租不够开销了,就押田借债度日。鲁迅在1935年8月24日给萧军的信中说:“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

他们的母亲鲁瑞(1857—1943),会稽东北乡安桥头人。她的父亲鲁希曾(字晴轩)是个举人,曾任户部主事。鲁迅在自传里说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1880年嫁到周家来。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里讲过她的一件轶事:“她是闺秀出身,可是有老百姓的坚韧性。清末天足运动兴起,她就放了脚,本家中有不第文童,绰号‘金鱼’的顽固党扬言曰:‘某人放了大脚,要去嫁给外国鬼子了。’她听到了这话,并不去找‘金鱼’评理,却只冷冷说道:‘可不是么,那倒真是很难说的呀。’”(《回忆录》第1017页)

1881年9月25日,即清光绪七年辛巳夏历八月初三,三兄弟中的老大出生了。名樟寿,字豫才,后改名树人,1918年发表小说《狂人日记》的时候开始用笔名鲁迅。

1885年1月16日,即清光绪十年甲申夏历十二月初一,老二出生,名槲寿,字星杓,后改名作人,笔名和别名有知堂、启明、启孟、仲密等等。

1888年11月11日,即清光绪十四年戊子夏历十月初九,老三出生,名松寿,字乔峰,后改名建人,笔名克士。

这三兄弟后来都成了知名度很高的人物。

他们还有一个幼年夭折的弟弟椿寿,1893年7月25日(夏历六月十三)生,1898年12月20日(夏历十一月初八)就死了。还有一个姊妹



端姑，大约是 1887 年末出生，只十个月就夭折了。

仕宦之家的子弟，总是自幼就要送去读书的。鲁迅和作人两兄弟，先后都进了当地的书塾三味书屋去念书。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九)中记下了他们在这里上学时候的两件轶事，这里且照录其一：

这书房是严整与宽和相结合，是够得上说文明的私塾吧。但是一般的看来，这样的书房是极其难得的，平常所谓私塾总还是坏的居多，塾师没有学问还在其次，对待学生尤为苛刻，仿佛把小孩子当作偷儿看待似的。譬如用戒尺打手心，这也罢了，有的塾师便要把手掌拗弯来，放在桌子角上，着实的打，有如捕快拷打小偷的样子。在我们往三味书屋的途中，相隔才五六家的模样，有一家王广思堂，这里边的私塾便是以苛刻著名的。塾师当然是姓王，因为形状特别，以绰号“矮癩胡”出名，真的名字反而不传了，他打学生便是那么打的；他又没收学生带去的烧饼糕干等点心，归他自己享用。他设用什么“撒尿签”的制度，学生有要小便的，须得领他这样的签，才可以出去。这种情形大约在私塾中间，也是极普通的，但是我们在三味书屋的学生得知了，却很是骇异，因为这里是完全自由，大小便时径自往园里走去，不必要告诉先生的。有一天中午放学，我们便由鲁迅和章翔耀的率领下，前去惩罚这不合理的私塾。我们到得那里，师生放学都已经散了，大家便攫取笔筒里插着的“撒尿签”掇折，将朱墨砚覆在地下，笔墨乱撒一地，以示惩罚，矮癩胡虽然未必改变作风，但在我们却觉得这股气已经出了。

三兄弟的母亲 鲁瑞  
(1857—1943)



不要看他们是小孩子，他们早就有了出来打抱不平，主持公道的气概。那时老三年纪太小，这些事情他

不能参加。他还记得那时跟哥哥一起看画谱的事：

他(鲁迅)幼时很爱画,放学的时候我常常看见他去买画谱。他把过年时候的压岁钱等所得的钱,总去买画谱。……母亲房里有一顶四仙桌,晚饭后,他揩干净桌子,搬出画谱来,一张一张翻开来。翻时很仔细,先看纸上有无墨迹或是否肮脏。他最恨翻时候用中指或食指在书页上刮过去,使左下角翘起来,再拿住它,翻过去。因为纸面上就留有一条指甲刮过的痕迹了。他总是用指头拿书页摺缝上方印有一条阔墨线处去翻,因为不会弄肮脏。我们伏在桌子旁边看,手当然不许伸开去向书上摸一摸。(《回忆录》第

739页)

小兄弟们还有一件高兴的事情,就是跟着母亲到安桥头外婆家去玩。鲁迅的小说《社戏》(见《呐喊》),写“我”和乡下的小朋友们一起划船,煮罗汉豆,看社戏,玩得真开心,其中是包含着童年生活的回忆成分的。

三兄弟就这样无忧无虑地成长着。

1881年9月25日,鲁迅(幼名樟寿,字豫才)在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诞生。这是他幼年同两个弟弟住过的房子。





## 二 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

三兄弟平静的生活,忽然之间被一次大祸打破了。这是他们的祖父闯的祸,他自己被关进牢里去了,一家人也不得安生。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癸巳年除夕(1893年2月16日)曾祖母戴老太太去世,祖父接到电报即从北京奔丧回家,丁忧在籍。为了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岁万寿,甲午(1894)年要开恩科,得提前一年举行乡试。朝廷发表浙江的主考是殷如璋,副主考是周锡恩。祖父同这两人是同年,熟识的,而且了解他们的为人,是可以受贿通关节的,于是就想利用一下这关系,一是希望能够让儿子中试,二是想帮几个亲戚朋友的忙。这年7月,他就向陈顺泉借了一名佣工陶阿顺前往苏州,当浙江主考的官船停泊在苏州码头的时候,他就使陶阿顺上船投交信函了。这时苏州知府王仁堪正在船上同主考谈话,当即将陶阿顺扣留。在弄清楚基本案情之后,即移交浙江省办理。祖父见陶阿顺出了事,即到上海躲避了一些时候,后来知道躲不过,就自动到会稽县投案了。刑部所议拟的处罚是“杖一百,流三千里”,皇帝认为科场舞弊案必须重惩,光绪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94年1月31日)的上谕:“周福清着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祖父本人,突然从官员变成了待决之囚,家庭的社会地位也一落千丈。在这突然发生的大变故中,一切都乱糟糟的,鲁迅和作人这两个



“三味书屋”是绍兴城内有名的书塾。鲁迅从十二岁起，开始到这里读书，后来作人也在这一里就读。

大点的孩子，就被送到外婆家去避难了。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回忆说：

因为这是一个“钦案”，轰动了一时，衙门方面的骚扰由于知县俞凤冈的持重，不算利害，但是人情势利，亲戚本家的嘴脸都显现出来了。大人们怕小孩子在这纷乱的环境不合适，乃打发往外婆家去避难，这本来

是在安桥头村，外公晴轩公中举人后移住皇甫庄，租住范氏房屋，这时便往皇甫庄去了。鲁迅被寄在大舅父怡堂处，我在小舅父寄湘那边，因为年纪尚小，便交给一个老女仆照料同睡，大家叫她作唐港妈妈，大概是她的乡村名字。大舅父处有表兄姊各一人，小舅父处只表姊妹四人，不能作伴，所以每天差不多都在大舅父的后楼上玩耍。我因为年纪不够，不曾感觉着什么，鲁迅则不免很受到些刺激，据他后来说，曾在那里被人称作“讨饭”，即是说乞丐。但是他没有说明，大家也不曾追问这件不愉快的事情，查明这说话的究竟是谁。这个刺激的影响很不轻，后来又加上本家的轻蔑与欺侮，造成他的反抗的感情，与日后离家出外求学的东西也是很有关系的。（《回忆录》专著中册第793页）

周作人还记得，他们避居皇甫庄的时候，鲁迅聚精会神做的一件事情：影写《荡寇志》的全部绣像。大舅父有一本道光年间木刻原版的《荡寇志》，书本较大，画像比较生动，像赞也用篆隶真草各体分书，显得相当精工。鲁迅看了很感兴味，决心影写下来。他到邻近杂货店里买来一种半透明的竹纸，每张一文制钱，一大张六开。这样一张一张细心描写，像赞的字也都照样写下来。全部模写完了，装订成册，总有一百页吧。

他们在皇甫庄大概住了五六个月，到了年底，因为典屋到期或是别的原因，外婆家得搬家了。大舅父迁居小皋埠，小舅父回到安桥头老家去。于是鲁迅和周作人就跟着住到小皋埠去了。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回忆说：

小皋埠那里的房东似是胡秦两姓，秦家的主人秦少渔是大舅父前妻的兄弟，是诗人兼画家的秦树钰的儿子，也能画梅花，只是吃了鸦片，不务生计，从世俗的眼光看来乃是败落子弟，但是很有风趣，和鲁迅很说得来，因为小名“友”便叫他做“友舅舅”，时常找他去谈天。他性喜看小说，凡是那时所有的说部书，他几乎全备，虽然大抵是铅石印，不曾见过什么木刻大本。鲁迅到了小皋埠之后，不再作影写绣像这种工作了，他除了找友舅舅闲谈之外，便是借小说来看。我因为年纪还小，不够参加谈天，识字不多，也不能看书，所以详细情形都说不上来了。总之他在那里读了许多小说，这于增加知识之外，也打下了后日讲“中国小说史”的基础，那是无可疑的吧。（前引书，第795页）

他们兄弟在外婆家避难，大约不到一年，1894年上半年，大人们看到没有什么风波了，就叫他们回家来了。料想不到的是，回家之后，他们又得面临另一场家难：父亲病倒了。

《知堂回想录》(十一)中说：

伯宜公生病的开端，我推定在乙未年(1895)的春天，至早可以提前到甲午年(1894)的冬天，不过很难确切地说了。最早的病象乃是突然地吐狂血。因为是吐在北窗外的小天井里，不能估量其有几何，但总之是不很少，那时大家狼狈情形，至今还能记得。根据旧传的学说，说陈墨可以止血，于是赶紧在墨海研起墨来，倒在茶杯里，送去给他喝。小孩在尺八纸上写字，屢次舔笔，弄得“乌嘴野猫”似的满脸漆黑，极是平常。他那时也有这样情形，想起来时还是悲哀的，虽是朦胧的存在眼前。这乃是中国传统的“医者意也”的学说，是极有诗意的，取其黑色可以盖过红色之意；不过于实际毫无用处，结果与“水肿”的服用“败鼓皮丸”一样。从他生病的时候起，便已经定要被那唯心的哲学所牺牲的了。

父亲的病虽然起初来势凶猛，可是吐血随即停止了，后来病情逐渐平稳，得了小康。当初所请的医生，乃是一个姓冯的，穿了古铜色绸缎的夹袍，肥胖的脸总是醉醺醺的。那时我也生了不知什么病，请他一起诊治，他头一回对我父亲说道：“贵恙没有什么要紧，但是令郎的却有些麻烦。”等他隔了两天第二次来的时候，却说的相反了，因此父亲觉得他不能信赖，就不再请他。他又说有一种灵丹，点在舌头上边，因为是“舌乃心之灵苗”，这也是“医者意也”的流派；盖舌头红色，像是一根苗从心里长出来，仿佛是“独立一枝枪”一样；可是这一回却不曾上他的当，没有请教他的灵丹，就将他送走完事了。

这时伯宜公的病还不显得怎么严重，他请那位姓冯的医生来看的时候，还亲自走到堂前的廊下的。晚饭时有时还着喝点酒，下酒物多半是水果，据说这是能喝酒的人的习惯，平常总是要用什么肴饌的。我们在那时便团围着听他讲聊斋的故事，并且分享他的若干水果。

不过这病情的小康，并不是可以长久的事，不久因了时节的转变，大概在那一年秋冬之交，病势逐渐的进于严重的段落了。

父亲的病加剧了，家里先后请了姚芝仙、何廉臣这两位当地的名医来诊治。鲁迅的《父亲的病》（见《朝花夕拾》）中那位没有写出姓名的医生是姚芝仙，何廉臣就写作陈莲河了。这名医的出诊费，一次是一元四角，隔天一次，在那时就是一笔很重的负担了。名医当然是与众不同的，每张处方上的药引就很不易得到。例如有一次用的药引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知堂回想录》（十二）里记下了当年他和哥哥怎样去弄这药引的情形：

我们忙的是帮助寻找药引，例如有一次要用蟋蟀一对，且说明须要原来同居一穴的，这才算是“一对”，随便捉来的雌雄两只不能算数。在百草园的菜地里，翻开土块，同居的蟋蟀随地都是，可是随即逃走了，而且各奔东西，不能同时抓到。幸亏我们有两个人，可以分头追赶，可是假如运气不好捉到了一只，那一只却被逃掉了，那么这一只捉着的也只好放走了事。好容易找到了一对，用棉线缚好了，送进药罐里，说时虽快，那时却不知要花若干工夫呢。幸喜药引时常变换，不是每天要去捉整对的蟋蟀的。病人和他的一家就这样让名医折腾着。父亲的病更日渐沉重了。

正当周家遭到巨大的不幸的时候，中国也遭到了新的灾难，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中，海战和陆战，中国都打败了，9月15日平壤

《花镜》是鲁迅幼年爱读的有关花木栽种的书，他曾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在这书上作了一些批注。



失守。这一仗左宝贵战死。17日，北洋水师在黄海之战中有四艘战舰被击沉。战争的失败更显现出了清王朝的腐败，人们不能不为国家的命运担忧了。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回忆起他病中的父亲：

又一回记得他在大厅明堂里同两三个本家站着，面有忧色的在谈国事，那大概是甲午秋冬之交，左宝贵战死之后吧。他又说过，现在有四个儿子，将来可以派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做学问，这话由鲁老太太传说下来，当然是可靠的。（《回忆录》第930页）

一个重病的人，斥革扣考之后已经功名无望，可还是有这样一分深沉的忧国之心，是令人感动的。

这时候，周家的经济状况是越来越困难了。祖父关在杭州狱中，要用钱；给父亲医病，要用钱。哪里去筹措这许多钱呢？开始是变卖田地，田地卖完之后，就只有把首饰甚至衣服送到当铺里去典当了。两个弟弟的年纪这时还太小，做不了这些事，这事就只好让兄长来做了。后来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痛苦地回忆说：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当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当铺的是

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鲁迅在矿路学堂用过的部分课本。





父亲是1896年10月12日(夏历九月初六)去世的。三兄弟成了孤儿。孤儿寡母的日子是很不容易过的。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记下了这样一件事：

鲁迅往南京以前的一年间，……和本家会议本“台门”的事情，曾经受到长辈的无理的欺压。新台门从老台门分出来，本是智仁两房合住，后来智房派下又分为兴立诚三小房，仁房分为礼义信，因此一共住有六房人家。鲁迅系是智兴房，由曾祖父芑年公算起，以介孚公作代表。这次会议有些与智兴房的利益不符合的地方，鲁迅说须要请示祖父，不肯签字，叔祖辈的人便声色俱厉的强迫他，这字当然仍旧不签，但给予鲁迅的影响很是不小。（《回忆录》第807页）

这事确实给鲁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后来在他的小说《孤独者》（见《彷徨》）中，主人公魏连殳说的：“我父亲死去之后，因为夺我屋子，要我在笔据上画花押，我大哭着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热心地围着使劲来劝我。”就是写的他自己对这事回忆。后来他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